
管子榷

管子榷卷第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評　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察其文刻處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國

猶奇宕神王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罰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

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

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

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産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産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

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民家無積而衣服脩（民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

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遂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

稅○舊本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須與師役一分則相違矣

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貴故人遠行而糴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亾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亾其一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伊苞粟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令乃十三而稅無事

象而勤二分是十分中有三分勤事農之人而已化三之一矣

於稼。稼亡三之一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餓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通）師三年不解此乃小凶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

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

盜賊故禁不止也眾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乏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化新作矣人習然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十六公水

巷井則出入者生其婬故場圍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婬泆者易為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毋里舍置舍使對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毋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亾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

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

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埶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

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徐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眾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已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謂敵之國不畏已以為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

然則椿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精勞之人不快其祿故也困倉空虛民偷惰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敗戕賊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評 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覽衰世之象往往

壓雜煩碎音氣下敘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欲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為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為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從能者必賢德敘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懲懲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

建按謂下注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附

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說所其所聞與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衆人上謂權臣則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惠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闇不緒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同賞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

贊民之作福所邀財人心必使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數人之難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亾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

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亾官爵為叛亡大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賞公以掘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為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錢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於者但屬黨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似為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

則不以親為本〔簡擇[illegible]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避虛譽言〕舉

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或〕

〔下交於人情之以為己之恩賂〕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國舉賢才之以為己之功勞〕

仕人則與分其祿者〔為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

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貧窮〕輕

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枉然不顧上致於君偽飾成重〕(通)

利市交而適分輕斂下以進巻此剝民下附民相

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

〔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打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逆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徒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務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謂生既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所其在言議無檢為人以求名譽非絕行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壹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每以壹猥脩士以為亡去之資若趙孟之為又修營田業以為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

所傰預則私養其亡辯之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淌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釣巫崇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屢假高爵威臨今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隨儔類隱行辟倚倚依也隱僻其行以逃所依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因從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民隱行遊倚所以道民行大為言舉以為法使人遵行也聖王之禁也詭仁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舉以為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閑居博分共財以

致眾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濡人以買譽濡施人貨財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通結儲君援鄰敵以往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

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養民謂之緩行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加上事則止而尋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

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評周文之弊利巧不懲乃其末流浸如赴壑散歷如搏沙巧畫而喬粗反入拙矣亦文心無懲不自檢我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

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故此五死之）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自出令王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若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

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怨則上危也

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

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之不聽上教之然也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

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

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

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通承上五將以之途君出令不守于一道下踰令而邪衢于五途途由于民而衢開于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穉驕也人有飢色不忠東以殺之及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

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亾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論事便辟為以得貴富)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耻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責

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授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違法令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

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姦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入則進飢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

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也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踈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

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父譏）驕則緩急（備）天道人心相應恒象有人而

曰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何乎而不陂曷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無盛人驕者盛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兢兢惕惕以危盛保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瞯瞯未即禍也瞯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于驕而守于奢故曰奢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諸侯叛則緩怠者民亂於內

趙曰：霸王言自諸侯而為天子。

趙曰：恃此言自天子而為霸矣。

緩急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減此三者，雖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沮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

賊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 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

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

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

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

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

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

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榷卷第六

唐司空房玄齡　註

明道民朱長春　榷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註）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大斯弛弛斯湯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

也故文亦似其運末大而脉不落膚溢而筋不收筆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痱痺著內食而尸行者耶病久將劇將斕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撰管其淑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緊辦千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易縱緊後神氣呂氏撓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評段落語句時佳可以山采不可田獲○蕭不成章散次其旨無奇而專主必刑刻法法家餘食耳雖衍實瑣又似拾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以法法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

禁勝於身（身使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
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待）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
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
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
生後悔成）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
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不謀毋自入也）人主孤
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
而毋內、、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

大過也。君之過不容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慣而修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是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

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繁衆則辭伏詐[illegible]行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所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忿禁食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

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通必然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詭行自亢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貿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決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

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逆而不沫從則之後令不從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

而傲敖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料欲發罪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供也毋赦者痤祖禾切癰也雎之礦石也疾可除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

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也㊟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
而足為侈何為艶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遐
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
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儉又曰少
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
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
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　卜曰皆備體則
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也齊科　文有三代也　武

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令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以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

者卒則主位危矣（附）文與墨子近長孫黃葉屏纏而下于戰國又為末流矣退之認錯作祖故反文而文亡以至數百年冀累不了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已用也使民衆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

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尚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

○此十奏不足以用民王法用

寸民教元書仍之見此極民為之用而拊心上者以法素行實令行之而行以意公也

之渴之用民若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至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邪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已消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安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戚安以斧鉞有所誅殘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

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諂圖衆也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

之誅焉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尊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其然後可以及物令君獨立無與則共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

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罪於君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解〕主運危言政可與四目四聰四門對書衣座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

參門廷有事朞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欲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於上其事遂斷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

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若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仗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

地。故此乃條法者遠異閒

恠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

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言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以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

急於司命也。秦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

評當時名法家指一而途殊各自立說參差同異故並收之其起議轉入紆曲可尋翫亦彊詞耳君天所椓也上下定制豈獨在司命之權乎權必以道行權術則末矣

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畜貧亦可

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

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

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

六者在臣期年臣

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

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

無大士焉大士不矜謙而接物〔通〕道以物物道集虛而一實

矜物者博溺心大藏貪求滿而反得損也非我制物而物為制也所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把指不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藉投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素知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

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復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國以一其民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惟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就易亦知趣下文也臣度之先王

者（臣管氏自衍）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一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從於有能宗紂）

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邦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哉貧民傷財莫大

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

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明當廢也

五材並用則不當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廢㊟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

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

廢為佳兵欲廢其不廢為忘戰此二者不廢而欲

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一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不此二者

傷國一也廢之則延來無以樂國傷國一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

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故曰在一人制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彼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

大六百年十三

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評〕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此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兵從一而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幻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之分也究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其權秘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氏以數士三萬人橫行于天下此耶即不出管氏柳計倪鴟夷之流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

此兵論矣白璧子毒遜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
道○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
篇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驗皮之庸
芻之狗也予故曰兵本
明一○者皇帝道○者帝道德者王一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
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
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
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
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

(兵戰則失費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後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斯何以能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

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數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事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定宇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謀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隋本業敎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徵賦不時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illegible]（器械不[illegible]）

數見後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

(通)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所謂危危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乘瑕唯堅蹈隙未瑕而乘精亦傾未隙而蹈堅亦毀兩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曰致遠以數縱

强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戰也謂令之似裝也）適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將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賞）

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厲以勇矣須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翰也謂翰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

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數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淵〕初衆寀

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

無端通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復合也道無不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道文之用其粗者分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乎不意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

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既因便而教，故教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必多費而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于否之中則彼遠避所不能爲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

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且定故不疑而通入道之言一則神定則慧陣勢變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將心定于太山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之利故不匱乏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而為己用山阬不待鈎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匹謂遠歷而渡徑於絕地攻於恃固通陵山歷水越王八千之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固不攻不守不拔因便淮利之法靜如山徑絕攻固不疑不匱之效動如風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隙故竄不獨入故莫之能去

俘厥寳玉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㊀通雖獨入與衆俱入寳不必改寳寳言貴也寳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欲寳玉所以樘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爍也㊀通不神之所以為神故用于獨出獨入寳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衆為用之公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意無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知出入人安意吾出入無名之至盡其取寳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匿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寳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為神㊀通莫能止以吾獨出獨入渺無名也無至盡

盡不意卒然而來卒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矣何能袭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為獨神此以畜和養合民之為衆強獨神妙于中權衆張勇于進鬪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轄鈐一等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衆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變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疏自一至以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illegible]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illegible]大勝謂通衆諸因[illegible]

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
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
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戰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也
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詐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計
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
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號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
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故不能知眾若
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眾貴詳密故若時雨之術用寡貴機速故若
飄風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至此道(通)一道之元也明一者王則

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其次一之一以御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失其不戰也曰至曰實曰原曰然一之變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盡于無無一之元也朴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數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張用敵〔器既不利數又不盡則不敢當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計敵則及彼於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以應敵故困也〕無適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達到所以統其反顧之心故見勝〕戰入罷怠則

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我出敵不知其所入我入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敵不能應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捕景擊無所獲㊣不測我之實則據虛不見我之形則捕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背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在背無故不可以變化也㊣無不可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

方不測神之用乎如天之行而萬物成矣化矣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謂者道之謂通無設無形無為結上無名之至盡神乃謂道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令以威武命之去之速矣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歛得窺之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借于威而非威也

管子権第六卷終